

廖書蘭 著

黃花崗外

《黨人碑》與孫中山首次起義



廖書蘭 著

黃花崗外

《黨人碑》與孫中山首次起義

黃花崗外——《黨人碑》與孫中山首次起義

作 者：廖書蘭

責任編輯：洪子平

封面設計：張 毅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3號新藝工業大廈(6字)樓G及H座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5562 0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何 序

小說之興，蓋始於神話傳說，次則肇自稗官野史、街談巷語，繼而文士乘興而作，由是體制寢生矣。迨及唐代，乃有刻意撰寫之篇，於是誌怪、言情、敘事、述史之作，各類紛陳，趣味盎然。降及宋代，說書講史，風行一時，衍為短篇、長篇小說，內容多采多姿矣。洎乎明清之世，小說之作，出自名家，而以章回小說，尤為膾炙人口，如《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可謂凌轢百代，享譽古今中外也。

現代流行小說，題材內容殊多，若武俠、科幻、神怪、仙道、寫實、諷刺、偵探、財經、杏林、傳奇、翻譯、同性戀、人鬼戀等等，琳琅滿目，不一而足，惟獨欠“革命”一類耳。

綜觀中國歷史，“革命運動”僅見於清代，曰太平天國革命，曰辛亥革命；前者僅十四年而終，後者經十次挫折，第十一次成功，建立民國，乃有今日之中國也。現代學者，研究辛亥革命之論文，專著不少，然以其背景、史事而撰寫“革命小說”者，殆以黃世仲為首焉。

黃世仲是香港居民，曾親身參與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成功，亦嘗參與廣州光復獨立。在此期間，黃君除直接參與實際行動外，更以文字宣揚革命工作，辦報刊、寫小說、撰詩文，不遺餘力。在其“革命文學”作品之中，論者以為，其“革命小說”最為傑出，尤以《黨人碑》視作至要，蓋此乃切背景、劃時代之作也。

《黨人碑》之內容，以革命反清為主題，結構情節生動，人物性格突出，邀人回味。今由廖書蘭女士為之詳細考訂、分析，當有助讀者體會其作意矣！

廖書蘭女士，勤奮好學，才情洋溢，秀氣靈襟，紛披楮墨之外，其散文、詩篇、廣植藝林，惟孜孜矻矻，常在閨中，撰寫詩文，通宵達旦，作品良多，正是“幽窗蘭室透書香，黃卷青燈繼晷光，翡翠筆林揮翰墨，清文滿篋溢芝房。”今以其研究中國近代史與文學結合之成果，擴而充之，用成是書，吾以其必受讀者俊賞也。

何沛雄

己丑年蘭月書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陳 序

廖書蘭小姐一向愛好文學，勤於寫作，常有佳作在報章發表，嘉惠同好讀者，殊屬難得。

今日，廖小姐完成有關中國革命文藝健將黃世仲著《黨人碑》小說的研究，並將出版單行本，實有其歷史的意義。當時，黃世仲撰寫這部小說，只能以假名來寫作真實故事，以協助革命。

《黨人碑》的整個故事和情節，在基本上符合史實，其中談到康有為等等逃往日本部分，相當重要。因為康有為之逃往日本，係由宮崎滔天陪同；梁啟超之亡命日本，得到林權助的協助；王照之逃命日本是由山田良政和平山周幫忙的。

黃世仲所寫作《黨人碑》的後面部分，受到宮崎滔天自傳《三十三年之夢》的影響。這是很難得的。因其他情節與一般史實可以印證，故除佩服廖小姐花費那麼多功夫去完成《黨人碑》的研究外，我建議將拙稿《宮崎滔天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宮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夢〉解說》二文作為附錄，以供讀者參考。

我希望這本書的問世，對於中國革命的研究有所幫助，更期待此書的降世，能使今日的中國人對黃世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時盼望廖小姐在寫作上有更輝煌的成就。

陳 明 仁

2009年5月於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黃 序

在香港回歸祖國十二年前夕，廖書蘭女士的新著《黃花崗外》出版了。拜讀大作，感觸良多，受益匪淺。特別是書中詳盡描述和介紹了孫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的生活和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使我們對孫中山先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從而激勵我們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及發揚革命精神，為祖國統一和振興中華做出更大貢獻。

我一生最崇拜三個偉人，一是孔子，二是孫子，三是孫中山。我的案頭總放着這三個偉人的畫像，以作為激勵自己如何做人處事、不斷向上進取的鼓舞力量。

眾所周知，孔子是我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自漢代以後，孔子學說成為思想文化的正統，長達二千多年，影響極大。他首創私人講學的風氣，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重視教育，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也因此，孔子被尊奉為聖人，是我心儀的大師。

孫子，名武，字長卿，是我國古代哲學家，與至聖先師孔子同一時代。他將大半生時間專注著書立說，著有《兵法十三篇》，又稱《孫子兵法》，主要分析戰爭形勢和探討軍事作戰策略，其精華是“知己知彼，百戰無殆”。《孫子兵法》不僅是世界第一的兵書專著，更是現代人經營、溝通與生涯規劃等各方面必讀的經典作品，對我啟迪很大。

孫中山先生（1866—1925年）是偉大的革命家和先行者，為了推

翻帝制和建立新中國，他奉獻了一生。孫中山先生與香港的關係密切，他的中學教育部分是在香港接受，而大學階段則在香港大學前身香港西醫書院度過。投身革命後，孫中山先生曾多次到香港，並以香港為策劃反清起義的基地。1923年2月，孫中山先生最後一次到香港，曾在香港大學演講，說：“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理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理想係從香港得來。”國父孫中山先生是港大畢業生，他的革命思想以及後來的思潮，對中國革命引起了很大影響。正由於此，港人都以孫中山先生為殊榮。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他提倡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更是深入民心，人人皆知。特別是在談及建國方略、實業計劃、建國大綱、五權憲法等問題，更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與研究。

孫中山先生留下的遺囑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香港、澳門已相繼回歸祖國，但我們的祖國尚未完全統一。台灣仍懸孤外島。因此，我們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發揚革命精神，繼續致力於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大統一、大振興。只有這樣，才不辜負孫中山先生的遺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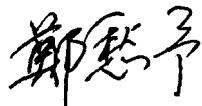
值此香港回歸十二年之際，拜讀廖女士的新著《黃花崗外》，更加倍感鼓舞與親切，同時也深切領悟前途光明，任重道遠。承蒙廖女士的懇請，特寫此文，是為序。

黃兆雄

2009年6月於九龍總商會

鄭 序

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真實的歷史，這個民族是沒有尊嚴的；一個詩人如果沒有真摯的感情，這個詩人是沒有品格的；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現在我把這兩句話再倒過來說一遍：一個民族擁有真實的歷史，這個民族必有尊嚴；一個詩人擁有真摯的感情，這個詩人也具有了品格。詩人書蘭女士的新著《黃花崗外》是“為時代寫的，也就是為民族寫的”了。如此，我可以用這兩句話來為這本新書定位了。



2009年6月

目 錄

何序	i
陳序	iii
黃序	iv
鄭序	vi
前 言	
1 辛亥革命與香港	1
2 黃世仲與辛亥革命	7
第 1 章 黃世仲的革命人生	
1.1 家世淵源	11
1.2 少年時期	14
1.3 以文學宣揚革命	17
1.4 投身革命活動	29
1.5 慘遭冤殺	32
第 2 章 黃世仲的革命小說	
2.1 概述	41
2.2 各本小說簡介	44
2.3 關於《黨人碑》	66
第 3 章 《黨人碑》革命與保皇	
3.1 《黨人碑》與孫中山的反清革命	70
3.2 《黨人碑》與康有為的保皇立憲	87

第 4 章	《黨人碑》結構與情節	
4.1	兩條線索	98
4.2	《黨人碑》與孫中山首次起義	110
4.3	《黨人碑》與戊戌維新	115
4.4	《黨人碑》特別環節	119
第 5 章	《黨人碑》人物塑造	
5.1	瑕瑜互見	133
5.2	虛構與真實	142
第 6 章	《黨人碑》補闕	
6.1	關於孫中山首次起義	154
6.2	關於戊戌變法	165
6.3	孫中山倫敦蒙難	176
第 7 章	結語	186
	主要參考書目	192
	附錄	
1	宮崎滔天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	199
2	宮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夢》	210
3	衣鉢·鄭愁予詩	227
4	黃世仲創辦或參與的報刊一覽表	237
5	中國國民黨黨名演變表	238
	Abstract	242

前言

1 辛亥革命與香港

現今一般人對香港的看法是世界金融中心，凡事以經濟掛帥，其實這只是香港社會多元化的一面。香港由於特殊地緣關係，地處南中國邊陲地帶，自宋、明以來，中原遇有戰亂，就有人一路遷徙過來。近代中國和現在的台灣也一樣，且看台灣近幾年有學術界、文化界、商界等陸續過來香港發展。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香港是中國人的避難所，同時也是外國人進中國大陸的重要門戶。直到今天，很多外商、臺商都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而大陸也有很多商人選擇在香港設立公司。換句話說，無論是要進入中國大陸還是打算從中國大陸走向世界，都必須經過香港。雖然，在 2008年12月15日兩岸正式三通之後，香港在過去兩岸分治長達60年中所擔當的角色，隨着時移勢易，將面臨嚴峻挑戰，但筆者相信，這種特殊地位在未來的一段長時間內仍然難以被取代。將來，香港如何在舊的三角位置中找尋新的方向？相信聰明、勤奮、適應力極強的香港人定能很快的找到新目標。

在我研究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中，我驚訝的發現，真正改變中華民族命運的是香港人。在推翻滿清，建立民主共和國家的過程中，香港居民起了關鍵作用，所以辛亥革命的精髓在香港。（當時香港是殖民地，東西文化薈萃，華洋匯聚，但居住的人仍以中國人為主，所以中華民族的觀念很強，提供中國革命的因子。）

孫中山先生嘗曰：“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回顧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九月初九（陽曆 1895年10月27日）在廣州發動第一次起義，迄今已一百一十四年。由於該次起義未發一槍即告失敗，歷來無人研究其原因。1907年，《黨人碑》連載於廣州出版的《時事畫報》。這是一部描述這次起義的小說，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描寫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第一次廣州起義為題材的小說，具有宣傳推翻滿清的意義。它是香港居民黃世仲所寫的廿部小說的其中一部。

可能是地緣的關係，在第一次起義行動中，楊衢雲統率香港一路，其所招募的四百人也大多是香港居民。在孫中山領導的十一次起義中，有三次起義的地點在廣州。且興中會和同盟會的初期黨員均以粵人為主。興中會於甲午（1894）年在檀香山創立，翌年即在香港設立總部；同盟會1905年在東京成立，嗣後也在香港設立分部。

香港與辛亥革命的關係十分密切，興中會、同盟會在廣東等地進行反清活動及政治宣傳活動，都是以香港為策劃地及後援基地。

李谷城在《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七十四週年紀念會》演講稿中說：

“興中會的創辦人、同盟會的領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與香港有不解之緣。1894年以前，孫中山除1878年5月至1883年7月在檀香山五年求學之外，其餘時間均在香港、廣州上學和在澳門、廣州行醫。孫中山的青年時代是在香港渡過的，他的中學、大學教育也是在香港完成的。自1894年興中會成立以來，孫中山領導和策劃的反清革命活動，以香港為基地。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香港成為同盟會南方支部的所在地。孫中山雖遭港英政府禁止入境五年，但他經常利用途經香港的機會，在船上接見革命黨人，作具體指示；香港革命黨的人事安排及重大政策，都是他決定的，譬如：1900年他指派陳少白到香港創辦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同盟會成立後，派馮自由到香港組織分會（後任會長）……”。

孫中山、尤列、楊鶴齡、陳少白（夔石）、關景良（關心焉）、鄭士良（弼臣）、何啟、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鄧蔭南、李柏（紀堂）、王煜初等等都是香港居民，這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還有很多很多你我不知道的香港居民，也都是辛亥革命一分子。由此可見香港確是孫中山革命的重要城市。

在筆者翻閱有關辛亥革命的史料裏，也經常看見與香港有關的人與事，現舉例如下：

— 1896年3月4日，港英政府頒令，自即日起放逐孫中山出境，禁止孫中山在香港居留，以五年為期。但孫中山已於1895年10月31日（陰曆九月十四日）離開香港東渡日本。當時，由於英國當局不准孫先生在香港登岸，所以召開幹部會議於船中。

— 清季革命黨員捐助歷次起義軍餉最鉅者，以李紀堂為第一；其乃香港富商李陞之第三子。其父逝世，分得遺資百萬，益揮金如土。

— 劉學詢派其子送到香港五萬元（一說三萬元）。

— 素與興中會關係密切的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有心策動兩廣總督李鴻章和孫先生合作，宣告廣東獨立自保，以免生靈塗炭。

— 內田良平與剛自香港歸來的平山周，以及內田邀約的中野熊五郎等人也隨同於8月29日抵達上海。結果決定山田經福建去台灣；平山先去香港，再到台灣；孫先生與內田良平經長崎赴台灣。

— 有興中會員陳南，來自香港。

— 鄭士良在香港接到孫先生指示取道沿海北上攻向廈門的密電。

— 孫先生到香港時，因準備未周，命鄭士良暫勿發動。此時，正是革命士氣旺盛之際，但卻由香港轉來孫先生電報：“情勢遽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乏接濟之途，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 興中會方面，先由陳少白往返港、日，籌劃半年以上，於1900年1月在香港創刊《中國日報》。

— 楊衢雲自日本回香港部署，史堅如、鄧蔭南在廣州策應，最重要的是鄭士良在惠州數年來糾合的“三合會”健兒六百多人待命揭竿。

— 平山周為聯絡中國同志急赴香港（按平山偕同鄭士良去惠州實地瞭解三合會同志人數及械彈數量和種類，並在香港與保皇黨人有接觸）。

— 孫中山於1902年1月18日離橫濱去香港；2月3日，返回橫濱。1903年1月7日，經香港赴越南；7月22日，再由越南、夏威夷、香港，返回橫濱，住在橫濱山下町二四〇番地，振華商店廖翼朋處。

— 1906年4月24日，中山先生由新加坡，經香港回到橫濱。

— 孫中山一行所乘輪船於六月中旬抵達香港，平山周則在數天前已赴上海，因為唐才常正在上海籌開國會，並準備於湘、鄂、皖各省發難，所以平山周前往觀察情勢，然後回到香港會合；繼之，福本誠、尾崎行昌、原禎、末永節，島田經一等人也陸續自日本出發，分頭赴香港、上海兩地。

以上所例只是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一、二事蹟而已，筆者深信香港有千千萬萬的人與事，為辛亥革命作出貢獻而默默無聞的仍不計其數。

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中，香港居民黃世仲不僅是革命烈士，也是傑出的文字功臣，當時已有人說，“黃世仲枝筆，勝過三千枝毛瑟槍”。而黃世仲被陳炯明所害，他的悲劇是辛亥革命的陰暗一面。以共和為宗旨的革命，卻如此的不共和，連同志之間的不同意見，都不能容忍。何況這位同志還是革命功臣？環顧那個年代，參加辛亥革命的文人，誰有這麼多的作品？黃世仲是那個年代的金庸，短短數年間，有這麼多創作，近代文壇誰可相比？他是文字革命的三枝筆：小說、社論、詩詞歌賦。

為尋找和收集黃世仲的個人資料、《黨人碑》的背景材料和國民黨

黨史史料，筆者在數年時間裏，寒冬酷暑，奔走於香港（據悉日人侵略香港3年8個月時，將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珍貴典籍盜運一空）、大陸和台灣的各圖書館，勞累異常，甘苦自知。亦曾前往倫敦大英博物館尋找孫中山手稿和駐英大使館的檔案資料，並親自到美國西岸和東岸拜訪國民黨美西和美東支部，參觀過《少年晨報》舊址，從中亦發現一些孫中山顯為人知的感人小故事。

而一遍遍撰寫本書，更經常通宵達旦，睏得天旋地轉。可是，一想到黃世仲這位備受折磨的辛亥革命英雄，就彷彿看到他滿含冤苦的眼神。我告訴自己，這位先輩死於風華正茂的四十一歲，而在今天，他的同齡從政者僅是“梯隊人選”，或正被當作接班人在培養。於是產生了更巨大的動力，對黃世仲呼喊“魂兮歸來！”，把你血液中的鐵質，分一些給我們今天的政治家，還有你的才氣、你的正直和你的執着。